谈今

让传统文化更多拥抱“未来”

□ 郭静原

从未停止的开放与创新，才让传统文化在千年间保持着勃勃生机。

有了全息影像和虚拟现实加持，不去敦煌也能欣赏飞天乐舞的精彩表演；戴上AR眼镜，穿越150多年历史，一睹圆明园的雍容华贵；在超级大屏幕上走进《韩熙载夜宴图》，加入一场古代的豪门盛宴……

文化与科技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切；文化与科技交织在一起便展现出生机灵动的魅力；科技创新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新型文化业态的发展又成为科技创新的智慧源泉。

如今，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刻影响下，文化与科技日益渗透、相互促进。新技术的蓬勃生长，似乎正慢慢从文化产品或服务的点睛之笔，变成带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巨大引擎。

科技与传统文化的结合是文化保护的重要出路。木拱廊桥传统营造技艺是福建的一个非遗项目，整座桥不用片钉寸铁，使用短的构造材料，却形成了大跨度。不过，随着时代变迁，许多木拱廊桥年久失修被损毁，也因实用性较弱，渐渐被人们遗忘，熟知建桥技艺的师傅亦越来越少。在一次技艺传承人按旧工艺进行廊桥复原时，福建省图书馆组织拍摄团队将整个过程跟踪拍摄下来，后期制作中还结合3D等技术，系统地记录下非遗知识和精湛技艺，再转换复制成可共享和再生的数字形态，为后人保护和研究非遗留下珍贵资料。

保护是为了更好地传承。在昏暗的洞窟里，专业人员自制轨道、灯箱，逐行逐格拍摄壁画，再将数量庞大的照片一一比对、拼接和修正……这些不过是为了“给佛拍照”。敦煌莫高窟数字化的开端还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而仅实现一个300平方米壁画的洞窟数字化，就需要拍摄4万余张照片。2016年，搭载了30个洞窟高清图像及全景漫游的“数字敦煌”资源库上线，人们只需轻点鼠标，就能身临其境地欣赏洞窟景象。

没有了老师傅的耳提面命，数字化通过影像和数据将传统技艺恒久流传；不同于以往的修修补补，建设“数字档案”，那些不可移动的壁画越过山川海洋，抵达世界任何角落。它可以是一场新奇的遇见，也可以是拿来反复“咀嚼”的参考依据，发挥现代科技力量，不仅为人们提供了解历史的全新角度，更让传统文化风貌历久弥新，“容颜永驻”。

文化与科技的碰撞，还将丰富文化价值，重塑文化表达方式。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统计框架》划分，国内外已有多种文化类型与科学技术完成了交流、融合，包括文化与自然遗产、表演和庆祝活动、视觉艺术和手工艺、书籍和报刊、设计和创意服务等，其中博物馆数字策略最为典型。

从卢浮宫到故宫，全球几乎所有博物馆都在拥抱科技。在国内，故宫这样的文化“大IP”尽职诠释了文化与科技可以配合得有多默契。一系列网红产品和融入故宫真实场景的小游戏打开观察历史的新视角，以故宫为核心背景的APP屡登手机应用排行榜前列，深受年轻人追捧。

那些远在天边、高山流水般的艺术作品，也正走近眼前。新技术拓宽了人们接受文化艺术熏陶的渠道，网络虚拟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持下实现跨越性发展，为人们的生活、学习、娱乐带来无限可能。由北京中华世纪坛艺术馆打造的“未来艺术实验室”，就以信息智能匹配和数据智能交互为手段，融合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先锋的思维观念，展示推介实验室生成的流动艺术，观众可以通过传感器和各类设备与作品进行互动，营造沉浸式参观体验。

海量数据、便捷迅速的信息传播等压缩了时空距离，让萦绕千年的传统文化与人文情怀以更加便捷、智能、亲民的形象融入当下，在潜移默化之中推动着人们“温故而知新”。正是从未停止的开放与创新，才让传统文化在千年间保持着勃勃生机，它彰显着古人的胸怀和智慧，也迎着时代脚步匆匆演化出新的面貌和业态，架起美美与共的文化桥梁。传统文化正积极拥抱“未来”，下一个惊喜会在哪里？

冷眼

教育要减负 更要科学转型

□ 若瑜

学习，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教育需要的是科学转型，而不是简单的减负。

减负的话题再一次刷屏，这一次坐不住的是南京家长和浙江家长。因为教育部门要学校减负，南京家长很担心自己的孩子会变成身心健康、开心快乐的“学渣”。而浙江家长则担心因为9点之后学生可以拒绝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乱了分寸。

每个家庭对于教育都有各自的焦虑和茫然，但有一点是统一的——对减负有深刻的体会。

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没有科学周密的设计，教育减负很可能是个伪命题。学习不亚于翻过一座又一座高山，攀登的过程中当然会有乐趣，但要把人类几千年积累的庞杂知识装进孩子的小脑瓜，本来就不是轻松的事情。跟纯玩比起来，学习一定会有压力，一定会有负担。

若干年来，学生和家长们抱怨所谓的教育负担，绝不是这些在学习中一定会有的压力，而是不合理教学方式带来的重复刷题、死记硬背。真正的解决之道不仅是减负，而是推动教育转型和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引导孩子学会思考，借助新技术因材施教，畅通渠道广纳人才。教学方式和招考方式转型了，不必要的负担自然就没有了。

然而，减负这个词一出现，实际操作中似乎就偏离了正轨，导致现在教学方式不改变，招考方式不改变，非要强行减负。教育部门和学校只能扬汤止沸，在看得见的地方做文章，压缩作业、压缩在校时间，但学生该学的内容一点都不少，只好让家长承担起教学任务，让课外培训机构承担起教学任务。

减负减到现在，学校倒是3点半放学了，可孩子和家长们奔波在培训班的负担更重了；学校考试没了，作业没了，但培训班的各种练习、考试、选拔反而更多了。

说到底，教育需要的是科学转型，而不是简单的减负。一味追求减负，对国家现有教育资源也是一种浪费：我国每年投入的财政性教育经费超过3万亿元，拥有一支1600多万人的专职教师队伍，其中小学、初中、高中阶段老师加起来超过1000万人。但是，因为减负，学校老师早早放学，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家长们反而还要花更多钱，去校外培训机构为学生加码，让商家赚钱。

2018年12月，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向省级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在这份被业内称为“减负30条”的文件中，提到的还是学校、培训机构、家长和政府的责任。文件提出了学校要坚持正确办学方向、严格依照课标教学、均衡编班配备师资、严控书面作业总量、科学合理布置作业、坚决控制考试次数、采取等级评价方式、限制竞赛评优活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建立弹性离校制度、培养良好学习习惯、指导学生实践锻炼等诸多方面内容；要求校外培训机构要依规登记诚信经营、严禁超标培训、严格教师聘用、严禁与升学挂钩、控制培训时间，建议家长正确认识孩子成长规律，严格对孩子的管理，理性设置对孩子的期望值，避免盲目跟风报班。

如今，一年快过去了，学校的确按时3点半放学了，而且留的作业更少了，老师也不进家长群了，但家长该报班报班，培训机构该赚钱赚钱，学生负担还是没有减下来。没有教育科学转型，减负就无从谈起。

再设想一下，如果应用了科学高效的教学方式，学生不合理的课业负担会减下来吗？

在北京有所中学，他们实行“作业会商制度”和“作业公告制度”，普遍采用分层作业与弹性作业模式，师生共同探索出自选作业、分层作业、自编自测作业、创新性作业等办法，把枯燥的作业变成了自检自测的过程，学生接受度非常高。这里还开展走班授课、分层授课，实行年级加书院的教学管理方式。课程和教学弹性加大，更有选择性，满足学生个性化要求。最新的大数据技术也被引入课堂，通过对学生学习过程数据的深入挖掘和分析，掌握学生群体和个人的知识及能力水平，更加精准地教学和辅导，更有针对性地进行训练，建立科学的反馈评价模型，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加强学法指导，促进他们主动学习。

这些教学方式的改革，比单纯的减负更能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习效果。目前虽然并不完善，却是值得尝试的方向。

钩沉

“心喻”可鉴

□ 梁剑箫

古典文学中隐喻、暗喻等修辞手法，我们今天看起来仍受益匪浅。

《红楼梦》《水浒传》的经典评点本中，“一击两鸣”“草蛇灰线”等字眼多有所见，意指各类伏线、影射等艺术手段。《西游记》评点中，此类言语虽然少见，但这些表现手法依旧大量存在。故事情节彼此遥相呼应，隐藏微言，洞悉大义。

《西游记》一大隐喻，是“桃子”，代表了欲望。第二回中，菩提祖师讲道，孙悟空很高兴，“忍不住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祖师问他来学艺多久了，孙悟空说这些年去后山砍柴，共吃了七次饱桃。祖师说：“那山唤名烂桃山。你既吃七次，想是七年了。你今要从我学些什么道？”上智者，心七孔。孙悟空吃了七年鲜桃，七孔熟，心智明，具备了学道的前提条件。菩提祖师就开始教他筋斗云、七十二变等法术。

菩提祖师本人，就可视为心的象征。他住的地方，名为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灵台、方寸、斜月三星都与“心”有关，“菩提”二字也有觉悟心灵的含义。后来孙悟空大闹天宫，就是“心”骚动起来的艺术化表现。而猪八戒在蟠桃会上喝醉酒调戏嫦娥被贬，沙和尚由于蟠桃会上失手打碎琉璃盏获罪，起因离不开蟠桃会，象征意涵和孙悟空搅乱蟠桃会一样，也是心魔作祟。

《西游记》中穿插的诗词，也处处是“心”的隐喻。大闹天宫后，如来佛从西天赶来，降服了孙悟空。为酬谢，玉皇大帝做了安天大会。有诗赞美：“宴设蟠桃猴搅乱，安天大会胜蟠桃”。“猴搅乱”实指“心猿”捣乱，压于五行山下，就“安天”了，也“安心”了。始于“心乱”，终于“心安”，这一心路历程也算圆满了。

再如第十四回，孙悟空刚归顺唐僧后，临近黄昏之时，打死一只虎。一阕《西江月》词有云：“一钩新月破黄昏，万点明星光晕。”有清朝的评点说“诗中有‘一钩新月破黄昏’绝色丽句，读者不过目为点缀晚情闲情，不知伏虎之后，而偃月之形已宛然成像矣。”此意指孙悟空灭虎，祛除恶念，走上修行取经路，正如新月，心之萌动，和“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异曲同工。

更有艺术趣味的，是第三十六回乌鸡国中，唐僧感叹取经路途艰辛，在马上作了一首七言律诗。此诗中出现了三棱子、马兜铃、荆芥、茯苓、茴香等字眼，均为中药名，遥指第六十九回朱紫国的故事。那一回中，国王服药后，疾病痊愈，欣喜之余问药方，孙悟空说有马兜铃，正和乌鸡国一回中“途中催趲马兜铃”诗句呼应。从乌鸡国到朱紫国，两位国王的经历，均暗指了一个道理——心病还须心药医。

除诗词外，小说回目也有点睛隐喻之意，如“心猿归正，六贼无踪”“神狂诛草寇，道昧放心猿”等，直观醒目。综之，《西游记》告诉我们，世界上并没有妖魔鬼怪，只有我们的欲望心思在作怪。万物万事，非心莫属。心生魔生，心静魔灭。

悦读

静心坐下读读报

□ 周慧虹

读书看报，不只是单纯地消遣娱乐，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今年发过拙作的报刊，明年悉数私订，并致以一名新手的礼敬！没发过拙作的优秀报刊，也将选择订阅……”那天，打开微信朋友圈，看到某微信好友一口气列出十数种报刊，晒出自己的订阅心愿，不免对之心生好感，一下子拉近了与其的心灵距离。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相信，那些他愿意花钱订阅的报刊，某种程度上契合了他的阅读心性，被他引为了精神知己。他从那些报刊中汲取文化养分，获得深入思考的动力与能力；那些报刊亦热情地接纳了他，不吝肯定他的进步。高山流水遇知音，当今社会，纵然外在种种诱惑颇多，然而，一个人能自觉与优秀书报结缘，实可谓雅事、幸事！

自打参加工作以来，我也早已养成了几乎每天读书看报的习惯。最初是时时惦念着单位订阅的报刊，与同事争着抢着读，后来感觉读得不过瘾，就自己自费订阅。一晃十多年过去，我订报、读报的节奏从未打乱。工作、生活之余，读一读报上心仪的文字，感觉自己的头脑灵光了不少，内心也充实了许多，日子才算没有虚度。

读书看报，冷暖自知。遗憾的是，面对移动网络条件下社交媒体的冲击，如今，许多人甘做“低头族”，越来越对纸媒提不起亲近的勇气。甚至，有人发出疑问——移动网络时代，为啥还要读报？

报纸有别于移动端、电脑网页的独特信息传递方式，编校程序严格检验造就的权威性，不以商业思维绑架、利用受众的职业操守，决定了读者“要读报”。何况，与网络上充斥的种种八卦新闻、心灵鸡汤、逗乐视频等内容相比较，报纸在努力增强自身可读性的同时，有意识地引导读者走出“信息舒适区”。正基于此，读书看报，不再只是单纯地消遣娱乐，它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持续不断地学习中，一个人的世界才不至于变得越来越小，视野才不会日趋收窄，思维也才可能避开“矮化”的陷阱。

这么多年来，尽管多数报纸已推出了网络版，尽管我每天都要浏览一些电子报刊，然而，我依然无法摆脱手捧一份报纸仔细品读的嗜好。这就像图书电子化大行其道的今天，一些人仍对纸质书阅读欲罢不能一样，毕竟，纸张伴着墨香，带给人的是一种沉浸，一种身心舒爽。而正是在日复一日的沉浸式读报中，与上述那位微信好友一样，我的写作热情得以激发，观点提炼与文字组织能力得以增强，“读”与“写”实现了较为完美的组合，它们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助推着我不断成长。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眼看，又一个报刊“征订季”来临，在我，已开始寻思着订阅何种报刊，并且对来年的读书看报生活满怀憧憬。同时，我也真心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不再发出“为啥读报”的疑问，而是能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认真地读一读报。努力使读书看报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相信它不仅能涵养我们的精神世界，也能为改善全民阅读，促进民族文化自信给予更多助益。

说教

安心授课是本分

□ 何勇海

教授、副教授讲好课是第一任务。

10月31日，教育部发布《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到，高等学校要严格执行教授为本科生授课制度，连续3年不承担本科课程的教授、副教授，转出教师系列。对此，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表示：“教书育人是一个老师的天职。”

连续3年不给本科生上课的教授和副教授，将转出教师系列，是大有必要的纠偏。多年来，国内大学普遍重视科研，不重视教学，特别是不重视本科教学，因为科研工作能给学校争取更大利益。在考核评价教授和副教授方面，科研、论文成就的比重也远远重于教学成就。在这种情况下，科研成为教授和副教授的主业，教学则成副业。甚至对于很多大学教授而言，给本科生上课似乎是一件掉面子的事情，既没名又没利。于是我们往往看到，许多教授实际上成为研究员，一些副教授也在向这个方向奋斗，为本科生上课的往往只是助教、讲师。

实际上，高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包括本科在内的教学质量，始终是大学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每所大学都理应把教学放在最重要位置。正如某大学校长所说，研究教学、推动教学、培养学生，提升育人能力，提高毕业生质量，始终是大学的中心任务，搞科研是为教学服务的，教授、副教授讲好课是第一任务，其次才是搞科研，而非反过来；不上课的教授、副教授是不合格的教授、副教授。这些年社会普遍认为，国内很多高校的本科教学质量每况愈下，本科毕业生质量一届不如一届，这恐怕也与教授、副教授不给本科生上课密切相关。

从职业属性上说，教书育人是教授和副教授的天职。教授和副教授是大学教师的职称，本就属于教学编，而非科研制、行政编、工程师编，教授和副教授理应偏重于教学岗，必须给学生上课。换言之，只要是教师身份，就有义务给学生上课，包括本科生；无论那些教授和副教授是院士、长江学者、杰出青年、诺贝尔奖得主等。世界上，越是优秀的大学，越会安排优秀的教授和副教授给本科生上课，不断提高大学的教学水平，全面提升大学的育人能力，而不是相反。身为教授、副教授，却不给本科生上课，就像医生不给病人治病一样可笑。

如今教育部出台新规，大学教授和副教授连续3年不给本科生上课，将转出教师系列。这是当务之急。实际上，早在2001年，教育部就制定相关意见，明确要求55岁以下的教授、副教授必须讲授本科课程，如无特殊原因，连续两年不服从学校安排讲授本科课程的，可不再聘任其担任教授、副教授职务；2005年又制定了类似意见，明确要求教授、副教授每学年至少要为本科学生讲授一门课程，连续两年不讲授本科课程的，不再聘任其担任教授、副教授职务；2016年又针对中央部门所属高校提出类似要求。希望这一次真能纠偏。不给本科生上课，何谈“教”与“授”？